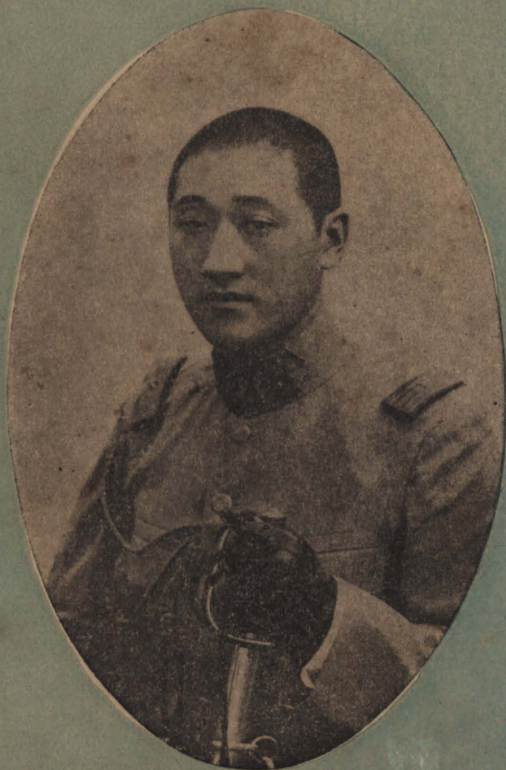


# 徐樹錚正傳



中央國史編輯社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87B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出版

徐樹錚正傳

中央國史編輯社印行



# 徐樹錚正傳目錄

家世述略	一
幼年時代	二
游戲肇禍	三
留學日本	四
東瀛挾妓	五
縱情賭博	七
依附合肥	九
服官時代	一〇
贊成共和	一一
反對帝制	一二
推倒黃陂	一三
陰謀討逆	一五
恫嚇河間	一六
槍斃陸氏	一八

大借外債	一九
組織政黨	二一
破壞和議	二二
防邊冒功	二四
暗結倪督	二五
計說奉帥	二六
聯絡曹章	二七
激成學潮	二九
直接交涉	三一
壓迫學生	三二
反對靳閣	三三
倒閣原因	三五
直皖衝突	三六
調停無效	三七

徐樹錚正傳 目錄

免職命令……………三九  
 積極備戰……………四〇  
 激怒合肥……………四一

戰爭狀況……………四三  
 兵敗潛逃……………四四  
 藏身使館……………四六

附錄

徐樹錚愚弄師長……………一  
 徐樹錚戀愛香妃……………二  
 徐樹錚居喪宴會……………二  
 徐樹錚逢迎合肥……………三  
 徐樹錚黑夜遇盜……………三  
 徐樹錚作壽斂財……………四  
 徐樹錚需索外任……………六  
 徐樹錚之媚外……………八  
 徐樹錚妄自尊大……………九  
 徐樹錚之防邊趣談……………一〇  
 徐樹錚受制於小鳳……………一一

徐樹錚之販米……………一二  
 徐樹錚之奢侈……………一三  
 徐樹錚性喜吟詩……………一四  
 徐樹錚尊重文士……………一五  
 徐樹錚之學畫……………一七  
 徐樹錚之學習技擊……………一七  
 徐樹錚精於圍棋……………一八  
 徐樹錚之侍姬……………一九  
 徐樹錚之家庭……………二〇  
 徐樹錚以人命爲兒戲……………二一  
 徐樹錚藏身使館之狀況……………二二

# 徐樹錚正傳

## 家世述略

嗟乎。驚飈匝地。洪水滔天。陸沈有日。已呈破裂之形。豆剖難逃。將隸馬牛之籍。而賣國者。猶復大夢沉酣。日維兵力之集中。權利之競爭。是務舉凡前清所不敢爲。項城所不肯爲者。莫不一一爲之。一若破國亡家。爲其畢生之天職。非使我四千年之華胄。四萬萬之人民。盡淪奴籍。則其責任有未盡者。此其人固吾民之寇仇。欲生得之而食其肉。寢其皮者也。安可不抉其陰謀詭計。告之國人乎。故作徐樹錚傳。

徐樹錚。一字又錚。江蘇徐州府銅山縣人。家世不可攷。相傳其父某。初本業儒。以不得志於科場。遂棄儒就賈。爲某店夥。頗精計然之術。糶賤販貴。操奇計盈。深得店主歡心。而家亦因以稍裕。妻某氏。亦儒家女。主持中饋。刻苦耐勞。頗著賢聲。惟艱於生育。至中年始獲樹錚。夫婦愛之。珍寶不啻也。樹錚當總角之年。

已具成人之象。每往店中覓父。遇店主。必鞠躬致敬。待立於側。固彬彬有禮之童子也。店主奇之。謂其父曰。是兒頭角崢嶸。舉動非凡。君家千里駒也。然英爽無比。鋒芒畢露。大有咄咄逼人之勢。非善導之。則敗家喪身而有餘。君其識之。其父深然店主之語。故家教極嚴。督責備至。樹錚偶有不檢之舉。或桀驁之行。必扑責之。不稍顧惜。乃未幾而老父見背。母氏教誨雖周。而膝下惟此一子。督責未免稍恕。而樹錚乃得與無賴兒童嬉戲無度矣。

幼年時代

樹錚年僅七齡。母氏命其入塾讀書。師固宿儒。督之過嚴。動輒遭責。樹錚銜之。欲圖報復。未得其間。塾中頑童爲數二十有餘。惟樹錚與某姓兒爲之渠魁。每值課餘。則編排衆頑童爲兩隊。樹錚與某姓兒各領一隊。削木爲刀。揭竿爲旗。作軍隊戰鬪之狀。以爲樂。樹錚以恨其師也。乃擲土爲偶像。屈躬駝背。逼肖師形。每逢兩軍將戰。卽取此象。加以白刃。用祭大旗。斯雖小兒嬉戲之舉。亦足見

其性情之殘刻寡恩矣。

游戲肇禍

樹錚與某姓兒編衆頑童爲軍隊之後。已則任東路司令。而以某兒爲西路指揮。各分疆界。互相對壘。此攻彼守。爾進我退。發號施令。無異敵國。某兒年長於樹錚。機智不及樹錚。而勇猛過之。每逢作戰之時。樹錚恆不敵某兒。恐威名之挫折也。乃思有以創之。一日放假。復下戰書。尅期交鋒。樹錚欲敗某兒。以取威而力復不敵。因取竹簽製爲袖箭。藏於懷中。當兩軍交綏。開始進攻。某兒奮勇衝突。所向披靡。樹錚隊伍爲其攪亂。又將敗衄。乃出袖箭。暗射某兒。一發而中其左目。某兒大呼倒地。羣兒大驚。恐遭連累。如鳥獸散。樹錚亦以肇禍。手足無措。明知羣兒散去。必往告其母氏。歸必受責。決計逃匿他處。俟其事略平。然後歸來。遂不論遠近。信足狂奔。行抵某寺。天已昏黑。卽趨入寺內。蜷伏神龕之下。一連三日。不敢出外。樹錚之母。初得羣兒報告。驚駭無措。繼覓樹錚。不得蹤跡。



尤爲慌張。幸某兒傷勢非重，尙無性命之虞。一面出資爲之延醫服藥，消滅傷痕。一面倩人四出搜查樹錚，搜查三日，絕無影響，謂其畏罪自盡，慌急萬分。會鄰婦至某寺燒香，了願，得遇樹錚，始攜之歸家云。

留學日本

徐樹錚之頑皮凶橫，已如上所述矣。然其資性之聰明，質地之穎悟，則有非常人所能企望者。年十六，卽折節讀書，經史子集，一經寓目，歷久不忘。尤好兵家之言，縱橫之術，凡六韜三略，莫不研究，而又益以機變智巧，故其一言一動，大有戰國策士之遺風焉。惟家世微末，外無援系，雖具才智，亦祇得鬱鬱家居。處館度日，未能際會風雲，一展抱負也。時當清廷銳意維新，力圖改革，停止科舉，振興學校之候。凡欲致身通顯者，非畢業於學校不可。且非留學東瀛，得日本之卒業證書不可。樹錚聞之，乃廢書歎曰：大丈夫當乘長風破萬里浪，立功異域，取得斗大金印，懸諸肘下，然後衣錦還鄉，乃足自豪耳。安能鬱鬱居此，長爲

農夫以沒世哉。於是白諸其母。欲赴日本留學。母氏惟此一子。期其上進之心。頗爲深切。見樹錚有志自奮。安肯阻撓。遂變賣家產。獲得千金。悉以與之。曰。家中所有。盡在於是。顯親揚名在此。喪身破家亦在此。聽汝自擇可也。樹錚再拜受訓。立即整頓行裝。叩別萱闈。逕赴日本。入士官學校肄業。此則樹錚赴日留學之情形也。

### 東瀛挾妓

樹錚既入士官學校。適段合肥之介弟名祺勛者。亦留學彼中。却爲同班。樹錚知合肥爲軍界要人。又屬袁氏之心腹。將來回國。可以藉作援助。於是籠絡祺勛。無所不至。課餘之暇。把臂遨遊。跬步不離。凡祺勛之所欲者。樹錚無不曲意承順。博其歡心。某日日人舉行提燈會。樹錚偕祺勛同往觀燈。及至歸來。而祺勛已不知所至。樹錚守候一夜。直至次日。方始歸來。詢其所往。謂途中適遇友人。同至妓館。流連竟夕。樹錚知其好作狹邪遊也。乃百方迎合。暇則偕往妓館。

尋樂追歡。而祺勛乃以樹錚爲知己矣。然二人出入妓館。以金錢論。則祺勛富。而樹錚貧。以才貌論。則樹錚優。而祺勛劣。故日妓陽則歡迎祺勛。以博纏頭。陰則歡迎樹錚。以愛其貌。而樹錚乃得出其手段。暗割祺勛之靴統。祺勛雖爲冤桶。落其圈套。而又稱之爲莫逆交焉。樹錚涉足妓館之後。嘗得此中風味。以爲大好溫柔鄉。固吾輩所宜經歷者。惟妓館之中。恃賣笑爲生涯。冠冕堂皇。大體橫陳。其旨味已一一嘗之。而偷期密約之風趣。當有百倍於此者。於是肆其偷香竊玉之伎倆。竟與某女郎相識。同居旅館。結不解緣。恩深嚙臂。誓偕白頭。彼此來往。已歷半載。一日。樹錚步入旅館。忽見一少婦。丰神俊逸。體態輕盈。固一朵無雙仙萼也。樹錚驟見之下。心旌搖搖。不能自主。乃與之談心。娓娓不倦。遂邀至房中。代解羅襦。成就好事。詎意一陣香風。撲鼻沁腦。回首一觀。而某女郎已立於窗前。樹錚幾無地自容。慚愧欲死。女郎竟與少婦。携手同行。微聞其語曰。輕薄兒。語言無信。不足偶也。樹錚事後。詢之逆旅中人。乃知少婦固女郎之

嫂氏欲試樹錚之心。故有意來此。不意一試而卽破也。從此某女郎遂與樹錚絕。而樹錚輕佻薄倖之名。亦播於人口矣。

### 縱情賭博

樹錚留學東瀛。未幾畢業歸來。自以爲乘時得志。大可有爲矣。詎知出身寒微。朝無援引。仍是一領青衫。依然故我。回看同學少年。則飛黃騰達。置身青雲者。已不乏人。於是變其聰明機巧之性質。而爲玩世不恭之舉動。日與牧豬奴。徵逐爲戲。呼盧喝雉。一擲千金。人有勸之者。則曰。昔劉盤龍縱情賭博。卒爲天子。大丈夫不得志於時。亦惟任其性之所好。以自樂其樂耳。君何所見之小耶。詎知晝夜徵逐。有負無勝。無幾時。已負債纍纍。欲償無從矣。樹錚爲債主所迫。措手無從。又思再整旗鼓。捲土重來。以雪敗北之恥。乃誑其母氏。謂有友人出洋貿易。興辦實業。不數年。卽可獲利巨萬。邀已附股同往。其母信之。出其積年所蓄。不下三千餘金。舉以付之。樹錚旣獲巨款。欣喜無已。卽往博場。任情揮霍。未

滿三日。囊傾如洗。而前日所負之債。分文未償。况又時近中秋。不啻處於四面楚歌之中。欲返家中。則巨金已去。母氏之責備。尤所難堪。不得已。乃往鄉間。投奔舅氏。以避目前之困。既抵鄉間。拜見舅氏。謂其母甚切思念。故命已前來探望。其舅深信不疑。遂加意款待。留其在鄉。盤桓數日。轉瞬之間。中秋已屆。而樹錚絕不言去。其舅乃獨自入城。購買物件。既抵城。往望其姊。而姊則淚痕滿面。悲傷殊甚。駭而問之。始悉樹錚所爲。乃曰。姊毋焦急。甥未他往。現在我家。惟少年之人。不務正業。長此以往。終非了局。急宜設法。俾歸正路。樹錚之母曰。自不肯兒逃往鄉間之後。江北提督之弟。名段祺勛者。忽來一信。謂提署現有重要位置。缺人担承。彼已代爲介紹。望星夜前往。切勿遲延。信到之日。不肯兒蹤跡杳然。耽延至今。此事必爲捷足者所得矣。舅曰。有此機會。安可錯過。即使前信所言之事。已爲他人攫去。不難再行設法。另謀他事也。吾當命甥從速前往。其舅乃星夜返鄉。告之樹錚。樹錚喜曰。今而後可以償吾願矣。因哀其舅氏曰。甥

子然一身。行裝盤纏。均無所出。望舅氏一爲援手。他日得志。決不有忘大德也。其舅乃爲之整頓行裝。措備川資。以壯行色。樹錚遂拜謝舅氏。逕往江北而去。自此依附段氏。言聽計從。遂演出日後許多賣國新劇矣。

### 依附合肥

樹錚既抵江北。行裝甫卸。卽投刺往謁祺勛。祺勛接見之後。問其何以今日始來。前信所言之重要位置。已迫不及待。另派他人。祇得暫行住下。另覓機緣矣。祺勛居住提署。不便留樹錚同住。乃命人送往逆旅。并約其明晨進謁。乃翌日。祺勛偕之拜見合肥。相見之下。諮詢數事。樹錚一一應對。合肥頗加器重。一時不得重要位置。命其暫任書記之職。樹錚致謝而出。遂入提署。權作書記。然樹錚志願甚奢。書記一職。難滿其慾。思所以打動合肥。受以重任。故未及數日。卽獻治吳之策。洋洋灑灑。數萬餘言。皆切中時弊。堪資採擇者。合肥閱之。大加歎賞。曰。此人才兼文武。吾所不及也。自是更爲賞識。待以殊禮。而樹錚復能窺

伺合肥意志。事事迎合。深得合樹歡心。由此更爲信任。凡軍戎大事。祕密機務。無不有樹錚參與其間。繼且取決於樹錚矣。樹錚既得合肥之信任。威權日重。凡有求於合肥者。但得樹錚一言。合肥無有不從者。樹錚復大揮金錢。結交合肥左右。內外聯合。以固勢力。故合肥之一舉一動。樹錚莫不知之。於是所行所爲。悉符合肥之心理。是以樹錚之寵任。益有加而無已矣。

### 服官時代

樹錚依附段合肥。一載有餘。適朝命合肥爲講武堂督辦。乃以樹錚充講武堂教員。未幾兼教練長。時當清廷改革軍政之際。樹錚密上條陳。皆有關於改革軍政之事。合肥覽之。愜意非常。故其信任過於儕輩。未幾民軍起義。合肥受任爲第二軍軍統。又賴樹錚之謀。收翊贊共和之功。及民國成立。合肥長陸軍。樹錚遂爲次長。項城歿後。黃陂繼任。合肥組閣。樹錚復以陸次而兼院秘書長。迄乎黃陂辭職。河間登台。樹錚挑成惡感。乃聯絡奉張。率兵入關。而自爲奉軍副

司令東海當選總統。樹錚乃借邊防使之名義，暗施其挾兵自重之手段，馳赴庫倫，幽囚陳毅，而冒其功。於是又攫得籌邊使，直皖風潮既起，吳佩孚撤防北返，宣布樹錚罪狀，請求政府罷免。樹錚各職，政府乃以樹錚爲遠威將軍，而罷其籌邊使之頭銜。樹錚不甘束手被斥，乃激怒合肥，遽與直軍開戰矣。此爲樹錚服官時代之歷史也。

### 贊成共和

辛亥八月，民軍起義，廕昌逗遛不進，清廷不得已而起用項城。項城既出，命河間統第一軍，合肥統第二軍，南下開戰，抵禦民軍。樹錚密謂合肥曰：今日乃吾輩擴張勢力之大好機會也。吾師宜利用此時，按兵不進，坐觀兩方之勝敗，以爲從違之目的。倘民軍獲勝，吾師未與開戰，則共和成立之後，不失元勳之徽號。倘清廷獲勝，則吾師可瞻項城之向背，以爲進退。如此行之，兩方皆可兼顧矣。吾師何樂而不爲乎？合肥深然其說，故河間大戰，民軍於漢陽，而合肥則按



兵不動。密電項城。陳述其意。項城以合肥動作。與己不謀。而合大爲驚詫。急覆電合肥。聽其節制。部下待時而動。及乎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南北議和。爭執共和政體。幾至決裂。樹錚復勸合肥乘時而起。聯絡北軍將士。致電清廷。贊成共和。清廷見軍心已離。乃下退位之詔。而共和藉以告成。迨孫文辭職。項城被選爲臨時總統。合肥以力贊共和之功。任爲陸軍總長。卽以次長之職。畀之樹錚。以酬其運籌幃幄之勞績焉。

### 反對帝制

項城破壞共和。帝制自爲。合肥爲反對最力之人。而內幕中之主持其事者。則爲樹錚也。蓋合肥之勢力。卽爲樹錚之勢力。合肥能長保其勢力。則樹錚亦永無失敗之憂慮。苟帝制成立。則內閣必將取消。而合肥失其勢力矣。合肥水也。樹錚魚也。合肥失其勢力。則樹錚猶魚之失水矣。故反對帝制以保勢力之謀。出矣。項城固一時之梟雄也。其智慮所燭。無或爽失。初以合肥爲己之心腹。苟

以帝制之事謀之料其未有不贊成者。詎知剛一提議而首先反對者卽爲合肥。固大出於項城意計之外者也。然項城逆料合肥爲人無此魄力其內幕之主謀必爲樹錚。乃免去樹錚之職而合肥亦卽下野。適值西南舉義項城命曹錕張敬堯率師討伐樹錚。乃爲合肥謀畫。暗囑曹張遷延不進。雖統率辦事處日促進兵。而曹張日益迂緩。時陝西將軍爲陸建章。乃帝制派之健將。樹錚密令陳樹藩驅逐陸建章。而以陝西獨立。於是西南之聲勢日盛。而項城乃不得不下令取消帝制矣。此則徐樹錚反對帝制之原因。而日後之禍國殃民亦卽從此開幕矣。

### 推倒黃陂

項城以帝制失敗。抱恨而亡。黃陂繼爲總統。合肥組織內閣。以樹錚兼祕書長。挾其推翻帝制再造共和之功。遇事獨斷獨行。黃陂雖度量寬宏。生性長厚。亦復不能容忍。而黃陂左右亦積不能平。力勸黃陂振作精神。總攬政務。勿使大

權旁落。受人挾制。黃陂聽從其言。自此對於案牘。多所批削。樹錚以黃陂之分。奪內閣權力。心懷不悅。乃謂合肥曰。黃陂爲吾師所推戴。宜安居元首之位。實行責任內閣之制。俾吾師發號施令。無所牽制。始合共和原理。而國家乃克臻上理也。今則不然。聽小人離間之言。與吾師爭奪權限。使羣下得以擅作威福。帝制之禍。將復見矣。吾師縱不爲一身之權位計。忍令國家人民。重罹專制之淫威。而不爲之一計乎。合肥聞樹錚言。遂與公府力爭事權。凡內政外交。悉由內閣批示。公府雖有命令。亦不發生効力。黃陂至此。忍無可忍。而府院之爭起矣。其時合肥主張加入協約。對德絕交。提出議案。欲謀通過。而公府則竭力反對。合肥遂負氣出京。樹錚知黃陂優柔寡斷。易於挾制。乃使人謂黃陂曰。總統之命運。在合肥之掌握。對德絕交案。國會苟不與以通過。則將實行解散國會。推倒總統矣。爾時莫怨合肥無情也。次日。議案提出。卽有所謂公民團者。包圍議院。逼勒通過。議院經此強迫。乃不得不與以通過。而對德宣戰。則仍議暫緩。

樹錚以爲國會之敢與內閣反對。不與通過宣戰案者。皆出黃陂之指使。因勸合肥實行解散國會。以挾制黃陂。合肥乃授意各省督軍。由督軍團通電全國。解散國會。庸詎知霹靂一聲。免職之令。逕下。而楊善德首先獨立。倪嗣冲張懷芝諸人亦相繼而起。致令張勳入京。以啓復辟之禍。而國家遂至南北分裂。不能統一。使吾民慘罹兵革。呼籲無門。實樹錚挑撥府院之爭。塔之厲也。推原禍始。能不歸罪於徐樹錚耶。

### 陰謀討逆

張勳者。宗社黨之首領。復辟派之主謀也。當民國五年。項城既逝之時。張勳以擁護中央爲名。發起徐州會議。各省督軍及諸要人。皆派代表與會。張勳卽於此會。密訂復辟條約。諸要人悉在贊成之列。徐樹錚亦其中之一分子也。及乎府院爭權。合肥免職。各省羣起獨立。公推張勳入京。擬以兵力強逼黃陂解散國會。而康有爲等。遂勸張勳利用此時。舉行復辟。張勳以復辟之議。諸要人悉

皆與聞。且在贊成之列。此時舉行。當無反動。故毅然行之。絕無反顧。詎料徐樹錚爲勢力問題計。力勸合肥舉兵討逆。合肥以手無兵柄。且諸要人均與聞其事。爲慮樹錚爲之解曰。諸要人昔雖與議。不過以張勳情面難却。並非本心。況此次復辟。張勳以獨力成之功。歸一人。諸人不得染指其間。必然深忌其成。吾師苟登高一呼。則昔日之贊成復辟者。皆變爲反對復辟者矣。又何慮乎。至兵力一層。則駐紮馬廠之陳光遠。李長泰。皆吾師舊部。不妨借之應用也。合肥遽用其謀。馳至馬廠。借用陳李之軍。誓師討逆。各省果皆響應。張勳不能敵。遂遁入荷蘭使館。以延殘喘。而合肥三造共和之功於焉告成矣。

恫嚇河間

復辟事後。黃陂辭職。馮河間應以副總統代理大總統職務。合肥連電河間。促其北上。宣告就職。以免政務停滯之患。然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黃陂之已事。固河間所深悉。惟恐此次北上。勢力盡失。受制於人。不得不爲未雨之綢繆。於是

舉李純自代。而保陳光遠代李純。預爲長江三督之聯盟。更通款西南。聯絡岑陸。以張勢力。然後隨帶十五師入京。爲拱衛軍。既有外援。復具兵力。北上之後。當不至受制於皖派矣。河間之心計。可謂慮周。密無間可乘矣。而豈知事有大謬不然者。方河間之入京也。合肥生性伉直。固無芥蒂。卽河間之防已。亦不知之。徐樹錚則自詡三造共和之勛。飛揚跋扈。視河間如無物。河間者。陰謀家也。表面任其所爲。暗中反對主戰。故傅良佐督湘之令甫下。而河間已早有預備。迨傅抵湘。而劉建藩首先獨立。王汝賢。范國璋。電請停戰。而傅良佐不能安居湘省。乃以出奔告矣。傅良佐既遁。合肥主戰之計畫。完全失敗。於是不得不呈請辭職。二次段閣之倒。皆河間之陰謀也。惟合肥心地光明。計畫失敗。絕不疑及河間。而隱身內幕之徐樹錚。早識破河間之手段矣。於是開天津會議。共商倒馮之策。樹錚乃於會場。規定進行手續。北結奉張。南聯倪督。張則擁兵入關。截奪軍械於秦皇島。以示威。倪則俟河間親赴長江之時。而以起用合肥爲

要挾河間經此打擊手足無措。知欲解此重圍。非起用合肥不可。乃匆促北返。頒詔罪己。而合肥復出組閣矣。河間經此恫嚇。雖一時中其奸計。無可如何。而直皖兩系間。惡感更深。遂有不能並立之勢矣。

槍斃陸氏

樹錚恫嚇河間之後。志得意滿。威福自擅。凡與皖派離異者。必一力排除之。以樹皖派之威風。而削河間之黨羽。陸建章者。北洋之碩望。河間之羽翼也。其爲人生性殘酷。任軍政執法長時。殺人無數。故當時有陸屠之徽號。其斃也。固天理之循環。報施之不爽也。然陸氏雖有可殺之罪。而樹錚非殺之之人。何也。蓋樹錚未得志時。嘗在陸部下。聽其差遣。受其幘幪。陸氏固其舊主也。且陸氏爲特任官。兼陸軍上將職銜。總有死罪。亦宜提交軍法會議。宣布罪狀。始可槍斃。樹錚以新進後生。竟敢槍斃舊主。其人殘酷無情。可謂至矣。然樹錚之必欲槍斃陸氏者。蓋以直派對於南方。力主和議。而皖派則一力主戰。陸氏則爲直派

奔走長江運動各省聯絡西南故主戰派之計畫大遭失敗。樹錚銜之甚深。必欲除却陸氏以洩其忿。適陸氏以事赴津。爲樹錚所悉。乃設筵於奉軍司令部。以宴陸氏。陸氏自恃爲北洋前輩。樹錚舊日曾隸部下。料其不敢別有所爲。故坦然而往。詎意筵散之後。樹錚以游玩花園爲名。邀陸入內。遽命左右起而執之。竟行槍斃。此固出於陸氏之意外。而亦出於人人之意外者也。事聞之後。各省雖以樹錚擅殺大吏。羣起責言。而樹錚巧於掩飾。亦未聞有爲陸氏雪冤者也。嗚呼。樹錚當日之勢燄及其很心辣手。可想見矣。

### 大借外債

徐樹錚者。野心家而兼陰謀家也。舉凡陸軍次長。院祕書長。諸職皆不足以滿其慾望。其維一之目的。則在推戴合肥爲元首。而已則爲內閣總理也。故當黃陂繼任之後。盡力挑起府院之爭。及乎張勳復辟。不旬日而瓦解。黃陂辭職。合肥三造共和。勳績爛然。樹錚原欲推合肥爲元首。而已爲內閣矣。然格於法律。



例須以河間繼任。有志難遂。亦屬無可如何之事。然目前雖未償願。而後日之希望無窮。故暗結黨羽。收買反對黨。以爲己用。且一面厚集兵力。一面貫澈主戰計畫。以植勢力。內則組織政黨。把持議院及政局。外則結連某國。以爲援。凡此種種。皆以金錢爲主腦。乃不得不以借債爲維一之要務。是時適值美國加入歐戰。歐美各邦。皆自顧不暇。更無閒錢。投資於我國。於是不能不聯絡曹陸章等人。借債於日本。曹陸諸人。本爲賣國好手。樹錚既囑其借債。遂出其運動手段。磋商借款。既可以實行賣國。見好友邦。又可以索取佣金。大發財源。於是南滿鐵路借款也。收回中行紙幣之借款也。山東借款也。交通銀行二次借款也。吉長路之借款也。直隸水災借款也。凡此種種。皆由曹陸章之介紹。徐樹錚一人之經手而成者。而又不敷其揮霍。於是更有中日軍械之借款。軍事協定。高徐順濟之抵押。再不敷其應用。則又有開濬運河。蒙滿鐵路。餘干煤局。無線電報。奉天收回小票。吉林森林。京綏鐵路。種種名目。不能枚舉。每借一款。動輒

數百萬。數千萬之巨。我國之財產。抵押殆盡。究其內容。則合肥亦莫明其中真相。推其結果。不過供彼黨收買議員。厚集兵力。破壞統一之資。而殺吾輩小民。販賣吾輩之國家而已。嗚呼。徐樹錚與曹陸章之肉。其足食哉。

### 組織政黨

徐樹錚之大借外債者。組織政黨。收買政客也。其所以組織政黨。收買政客者。欲推合肥爲元首。而已。則爲內閣總理也。故不惜數千萬之巨款。組織此強有力之安福俱樂部。以爲強有力之政黨。既已成立。然後再揮霍金錢。收買政客。使彼所謂議員者。閣員者。以及總長部員。各省之督軍省長。莫不掛名於安福之黨籍。而後任意爲之。當無反對者矣。詎知安福部雖已成立。而西南之風雲日亟。直系之反對益烈。而推戴合肥之主張。終歸泡影空花。乃不得不選舉東海。出就總統。所希望者。東海之總統。爲安福部所選舉。念推戴之勛勞。當惟安福之意向是從而己之。勢力尙不致受如何之打擊。孰意東海既出。本其息事

寧人之懷。力謀和議之進行。樹錚於此。大失所望。不得不出其靈敏之手腕。澎湃安福之勢力。故盤踞交通。壟斷財政。以防邊之名號。而編練軍隊。以和議爲毒物。而破壞統一。凡各省之督軍省長。皆爲安福之私人。而屬樹錚之走狗。此國事之所以日非。而人民之所以歎息痛恨於安福部之賣國也。

### 破壞和議

東海既爲總統。深悉南北分裂。爲和平之障礙。長此以往。不謀統一。各國且將出而干涉。而中國必至不可收拾。爲印度波蘭之續矣。於是就任之後。以南北議和爲首務。屢電岑陸。磋商和議手續。而爲根本之解決。故命朱啓鈴爲議和總代表。開和會於上海。此固全國人民所馨香禱祝而求之不得者也。苟稍有人心。略具天良者。宜如何贊助之。而期其和議成功。統一南北。以保存中國乎。乃樹錚則不然。恐和議既成。南北統一。則合肥必失其勢力。合肥既失其勢力。則一己將無立足之餘地。尙何所憑藉。以肆其毒燄。而威福自擅。生殺由己乎。

故運動南方。提出種種條件。使朱啓鈴不能開議。且於暗中事事牽制。務使朱啓鈴困苦難堪。不得不憤而還京。朱啓鈴既力辭和議總代表。王揖唐乃乘此時機。一躍而出。攫得和議總代表之頭銜。遽爾南下。王揖唐者。固安福部之首領。所謂王老板者也。其出任代表。豈真欲和哉。不過借和議之名目。而陰行其破壞之手段耳。果也。王揖唐之和議代表。宣布而後。南方絕對不肯承認。和議遂無開會之期。而王則絕不介意。翩然來滬。寓居哈同花園。日惟飲酒賭博。置和議於不問。而暗中則挑撥粵桂。播弄滇黔。收買護法議員。使國會不能開會。制憲又聯絡孫唐。使軍府內鬩。自相殘害。而和議乃永無成功之日矣。此徐樹錚運其陰謀。破壞和議之情形也。嗚呼。以一己之私利。破壞南北和議。使中國不能統一。使人民顛沛流離。而國家亦將濱於危亡。稍有人心者。詎肯出此乎。而徐樹錚竟冒大不韙。而甘心爲之。殆所謂天良滅絕。人面獸心者也。惜乎。合肥以三造共和之偉人。祇以用人不當。果於自信。遂令其一生之勳績。數十年。

之威名。完全送於樹錚一人之手。豈不大可哀哉。

防邊冒功

和議破壞之後。適值歐戰告終。樹錚則自謂加入協約之舉。雖爲梁任公所提議而已。則實爲之主張。今者中國得到和會。皆已一人之力。宜獲政府之酬庸。豈知外人以其挑撥內爭。致傾參戰之款項。故責言頻至。樹錚于是無所爲計。思另圖他事。以自樹立。而遂其野心。適值蒙邊不靖。警耗頻來。乃借防邊爲名。馳赴塞外。以耀威武。既抵庫倫。屯兵不進。日以一電。報告中央。謂蒙事如何棘手。已則如何設備。如何措置。以爲邀功之地。實則陳毅運動蒙人。取消自治。已將成熟。樹錚欲冒其功。乃幽陳毅於別室。而謂之曰。汝在庫倫。絕無功績。今政府命我前來。本當將汝殺却。以儆邊將。姑念防邊多年。不無微勞。暫拘于此。不得自由行動。待吾成功之後。復汝自由。如不遵命。立以軍法從事。莫謂吾無情也。陳毅爲其所困。只得任其所爲。樹錚乃勾結束鄰。用武力壓迫外蒙。取消自

治外蒙亦素聞樹錚虛名。且懼其有東鄰援助。不得不暫時戢服。樹錚乃以外蒙歸服。張大其辭。報告政府。而據爲己功。實則蒙人之取消自治。皆陳毅之力也。

### 暗結倪督

當湘省失陷。合肥倒閣之際。樹錚恐皖派失其勢力。而已亦從此無所憑藉。則推合肥爲元首之舉。終歸幻夢。於是恐慌無已。奔走南北。欲以一己之力。恢復合肥之地位。與勢力。無如潮流澎湃。風雲日亟。樹錚雖機巧百出。而處此恐慌之地。位亦將無所用其力。無可施其技矣。因思南方形勢。長江一帶爲最要。而李純。王占元。陳光遠。三督聯盟。和衷共濟。斷無離間之餘地。惟蚌埠爲扼要之區。南可以牽制長江三督之兵。北可以爲邊防西北諸軍之援。倘能設法與倪督聯絡。藉其兵力。可制直派之死命。然後以浙閩陝甘各省之力。擁戴合肥。不難恢復以前之勢力也。乃借母喪之名。逕爾南下。既抵蚌埠。晉謁倪督。倪以其

新進後生拒之不見。樹錚遭此白眼，徬徨無策。幸遇倪之門客，與有一面之緣。乃以厚利賂之，倩其竭力疏通。門客既獲厚利，因爲樹錚說項。倪乃命之入見。晤談之下，大肆其拍馬吹牛之本領。倪督不覺大爲傾倒，留之住宿署中。樹錚乃徐徐而來，誘之以利，動之以勢。倪督遂墮其彀中，而爲皖派之死黨矣。

計說奉帥

徐樹錚暗聯蚌督之謀既遂，皖派之勢力漸漸恢復。然欲擁合肥登台，時機仍未成熟。欲使直派對於皖系不敢反對，非有絕大之兵力爲後盾不可。倪督雖已暗中聯絡，惟遠隔南方。又有長江三督牽制於後，其兵不可輕動，而直系首領暗施陰謀，非以兵力恫嚇，不能使其降心相從。就我範圍，惟有奉天鬚帥爲人耿直，倘以語言游說，不難入我彀中。但須允以極大之利益，始可收其臂助。現在副座問題，尙未解決，何不借此游說，聯絡奉軍乎？於是親赴東省，面見鬚帥。鬚帥素聞樹錚之名，當即請見。款待頗厚。樹錚乃乘機言曰：公欲僅爲督軍

以終身耶。抑尙有他圖以謀進步耶。鬚帥曰：若以命言，則不可知；若以才言，則除合肥而外，吾亦自信不弱於他人也。樹錚急逞其詞鋒曰：以吾之見，今日之中國，非以合肥爲元首，公爲副座，和衷共濟，協謀進行，不足以平定南北，保存中國也。乃曹仲珊不自量力，覬覦副座，藉直系之援助，大有不得不止之勢。公之資望，不亞於曹公之才力，復過於曹，倘不與之競爭，副座爲其所得，公雖中無芥蒂，不以爲意，而數十年之威名，恐從此挫折矣。吾爲國家大局計，甚願公之不以副座讓人，而爲保全東省之勢力及公之威名計，亦願公獲此副座，以與合肥聯絡進行也。公如有意，樹錚當盡力相助，爲公圖之。鬚帥聞言，深爲信服。因盡屏左右，而與樹錚規劃一切。未幾，而奉軍入關，樹錚且爲副司令矣。此樹錚計說奉張之大略也。

### 聯絡曹章

徐樹錚藉合肥之庇護，逞其野心，組織安福部之絕大政黨，所費亦復不少。又



加以外練兵力以固勢力。內買議員以收臂助。所需金錢不知其極。况加以曾王二人爲安福首領。借公濟私。任意揮霍。暗飽私囊。樹錚雖大借外債。竭力支持。大有供不應求。仰屋興嗟之概。曹陸章三人者。爲有名之親日派。賣國賊。全國所共知。亦全國所痛恨。而欲食其肉。寢其皮。以甘心者也。樹錚爲財政窘迫。經濟艱難。欲借大宗款項。以舒眉急。知非經此三人之手。不能望其有成。乃甘犯賣國之惡名。暗與三人聯絡。囑其代借外債。此三人者。本甘爲日本之奴隸者也。今得樹錚囑其借債。快樂無比。因爲之設法運動。將全國權利。盡行抵押。代借日款。竟有六億餘萬之多。而樹錚到手。輒盡。仍不敷用。復命三人再借大宗款項。須在三千萬元以上。方始敷用。三人奉命。急與日本之資本家商議。詎知日本盡力對華投資。內中久已空虛。今忽欲借三千萬之巨款。一時竟難應命。雖抵押之品。利權甚厚。而絀於財力。亦復無法可施。祇得回報三人。命其另行設法。此三人者。以日本不允借款。無以返報樹錚。因共議曰。今若空手而

往樹錚面子難却。况吾輩三人對於日本。素稱信用昭著。有求必應。茲忽借款不成。樹錚不以爲日本無力投資。反疑吾輩爲日人所輕視矣。吾輩之顏面。何以保存乎。爲今之計。惟有各出資本一千萬元。托名爲日人所借。要求其以極重要之財產爲抵押。如此則可以保存顏面。又可以獲得利益。豈非兩全之策乎。三人議定。往見樹錚。謂日人以款項過巨。初不肯允。後經竭力磋商。始允設法。惟須允其某某條件。并以某種權利爲担保。方能簽訂合同。即日付款。樹錚以急需應用。不得已而如其要求。遂與三人訂立條約。簽字合同。又豈知此三千萬元之款項。爲曹陸章三人之資本哉。

### 激成學潮

徐樹錚惟知大借外債。以爭權利而固勢力。國家之存亡。人民之困苦。絕非所計。且與曹陸章三人暗中聯絡。專以賣國爲職志。當時遂有賣國四大金剛之名稱。而曹陸章三人得此名稱。非特毫不羞恥。益復揚揚得意。實行其賣國之

手段。於是全國學生痛姦邪之誤國。悲華胄之將亡。聯合全國一致罷課。要求政府罷斥賣國姦賊。政府以學生干預國政。殊非所宜。非特不准所請。且用其壓力。逼迫學生。責成各校教職員。勒令上課。學生經此壓迫。憤恨無已。羣集賣國賊家中。當門痛罵。而曹章竟令軍警干涉學生。遂釀成毒打賣國賊之大禍。事起之後。當局收捕學生。大肆威權。幸師長吳佩孚等通電政府。請罷斥曹章。保全學生。政府恐激變軍隊。不得已俯如所請。而下罷免曹陸章之命令。當學潮激烈之時。徐樹錚以有兵力爲後盾。故矗立無恙。而曹陸章則非樹錚可比。僅以外人爲護符。更無兵力爲憑藉。見全國學界羣起攻擊。恐有生命之危險。意欲求某國保護。寄跡使館。以避風潮。乃往商之樹錚。欲與偕遁。徐樹錚謂三人胆小如鼷。遇此小小風潮。卽手足無措。心慌意亂。欲思遁逃。若我徐樹錚。雖大砲打上門來。亦決不懼怯也。豈知未及一年。直皖交爭。樹錚於兵敗之後。竟匆匆逃匿。而前日之大言。固早已忘之矣。豈不大可笑乎。

## 直接交涉

自歐和開幕。吾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提出山東問題。全國人民起爲後盾。一致抗爭。當是時也。各省電報飛騰不絕。力請政府提案抗爭。共和國之通例。當以民意爲依歸。政府而果爲國家前途計也。宜如何對外交涉。尊重民意乎。無如徐樹錚爲一己之勢力問題。欲交好東鄰。得其大宗借款。以爲黨中之費用。苟爲山東問題。結怨日人。則不能得其援助。而斷絕借款之門路。前此之謀畫。必致完全失敗。而安福部將從此解體矣。故命曾毓雋、李思浩於閣議之時。盡力阻撓。已則暗中挾持政府。主張直接交涉。以見好於日本。政府暗中爲皖派所劫持。而表面又不敢違反民意。不得已而爲一種敷衍行動。拖宕主意。故日本致我通牒之後。既不答覆。亦不退還。雖經各界電請宣布對於外交之宗旨。而政府終無明白之表示。第以詳慎攷慮等語。專門拖宕。詎知民氣不可壓迫。愈壓迫則反動愈力。各省學界見政府專取拖宕主義。知其受制皖派。非僅打

一二電報所能挽回。於是學界首先舉動。一致罷課。而工商界繼之。遂釀成罷工。罷市之風潮矣。此皆徐樹錚欲結好東鄰。潛固勢力。主張直接交涉之所致也。嗟乎。人有爭權奪利之心。雖破國亡家。身爲奴隸。亦所不恤。徐樹錚之倒行逆施。卽其顯焉者也。

### 壓迫學生

全國學生以反對直接交涉。罷課輟學。要求政府。亦無效力。乃抵制外貨。游行演講。以期喚醒國人。略爲外交之援助。實出於萬不得已之舉動。其用心之苦。熱度之高。略具人心者。未有不爲之感動者也。乃喪盡天良之徐樹錚。惟恐開罪於友邦。杜絕其借款賣國之門路。遂欲以兵力壓迫學生。受意於某廳長及某師長。凡學生之游行者。則以軍隊驅散之。學生之演說者。則以警察收捕之。於是某廳長與某師長。仰承樹錚之意旨。見學生之風潮愈演愈烈。遂誣學生爲匪徒。加以擾亂治安之罪。命軍警逮捕學生。拘之於某大學之某科。先之以

幽囚繼之以毆辱。學生被禁三日。雖憤恨異常。而無一人屈節哀求者。每遇長官之至。則怒目相視。出語挺撞。徐樹錚聞而大怒曰。若輩竟不畏死耶。苟不有以嚴懲之。使知有所畏懼。則吾儕將無立足地矣。乃命絕其飲食。斷其音問。必欲致之死地。而後甘心。遇有爲學生緩頰者。則曰。若輩與盜賊無異。非處以極刑。必不知懼。吾故加以窘辱。使之略受苦處。以戒其後耳。未幾。學生某君。竟以不堪其苦。得病而亡。樹錚之戕賊學生。至於如此。其居心尙可問乎。使非吳佩孚起而討其罪惡。吾不知其毒燄伊於胡底也。

### 反對靳閣

靳氏當組閣之初。以支配閣員。與安福部磋商條件。徐樹錚以其不能降心相就。屢有爭執。故張志潭之農商。夏壽康之教育。新國會皆承樹錚之意旨。不與通過。其後陸徵祥自歐州回國。以山東交涉。辦理棘手。遽行辭職。而外交部又多一位置。靳閣以三部不宜虛懸。復與安福協商提人。安福欲使閣員皆出己

黨。靳未之允。遂歷久不決。而財政李思浩。司法朱深。交通曾毓雋。皆爲安福黨員。故於閣議席上。恆與靳氏爭論辨駁。多所反對。靳氏每提一議。均難通過。固已憤不可遏。而外交次長陳籙。自陸徵祥辭職後。欲思坐升總長。故欲見好安福。以遂其私。會李思浩藉口財政支絀。一再辭職。陳籙復以答覆日牒。與靳氏趨向各異。朱深曾毓雋等。又從旁力助陳籙。靳氏遭此排擠。已有不安於位之勢。加以徐樹錚從旁監視。處處牽制。遂不得不憤而辭職矣。故於五月六日夜。召祕書長郭則澐至府。命其速草辭呈。卽行辭職。郭祕書長奉命回院。當卽起草。翌日午前。郭卽以總理辭職之舉。由電話告知總統府。府祕書長吳笈蓀。轉告於總統。總統謂時局如斯。總理安可辭職。無論如何。不能允許。故靳氏未上辭呈。至八日。形勢愈迫愈緊。靳氏不能再忍。決意提出辭呈。總統接呈之後。挽留再四。均不發生效力。乃以繼任無人。藉口拖延。以俟挽回。未幾而直派各督軍紛紛發電挽留靳氏。故總統僅批給假十日。派海軍總長薩鎮冰暫代閣務。

從此一再給假。迄未准辭。而直皖兩派之風潮。愈演愈烈。竟至破裂不可收拾矣。

### 倒閣原因

安福部與靳閣交惡之原因。不僅在條件之未能妥協也。此其中有三大原因焉。(一)爲魯案問題。魯案若不直接交涉。則樹錚對於日本不能借款。安福黨費皆由借款而來。故不得不挾制靳閣。逼其直接交涉。(二)爲軍事協定。樹錚之勢力。皆借助於日本。軍事協定。實樹錚與東鄰之交換條件。苟一廢除。則不能得其援助。故更不得不要求靳閣。以期保存。(三)爲和議問題。皖派對於南方。固一力主戰。以貫徹其武力主義者。苟和議一成。南北統一。則樹錚之勢力。完全打破。直皖勝負。卽決於此。故尤不能不勒逼靳閣。加以破壞。以上三種問題。皆皖派所必爭者。而靳閣對於此三種問題。大失皖派所望。蓋靳閣主張答覆日本通牒。不含直接交涉之地步。且欲以明令通告全國。決不直接交涉。對



於軍事協定。則主張於撤兵宣言中附帶及之。至於和議問題。則承認南方提出之條件。(一)爲承認徐總統。(二)爲全國鐵路督辦。(三)以陸榮廷爲兩廣巡閱使。因此三項問題。與安福部大相對。故徐樹錚以種種手段。逼靳氏辭職焉。當靳氏辭職之時。本有周樹模繼起組閣之說。徐樹錚欲靳氏之從速下台也。故對於周氏組閣。滿口歡迎。及乎周氏實行組閣之際。又囑安福部提出嚴酷之條件。以挾制之。允則任其組閣。不允則不與通過。其條件共計五條。(一)和議成後辦法。(二)和議不成後辦法。(三)閣員名單如何配置。(四)對於國會如何處分。(五)財政如何維持。此五項條件。須有滿意之答覆。始允通過國會。否則不允其出而組閣也。周氏憤怒。遂辭組閣。於是演出直皖之戰爭矣。此樹錚反對靳閣之原因也。

### 直皖衝突

直皖兩系。暗中衝突。由來已久。其發動之端。則在於吳佩孚之撤防北返。蓋吳

佩孚撤防之後。南軍節節進取。張敬堯不戰而逃。湘南遂至不守。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霧湧雲騰。警耗頻至。徐東海乃用曹錕之言。命吳佩孚派遣軍隊。分布直魯豫各境。以防南軍之侵入。當斯之時。徐樹錚正在蒙古。一聞吳佩孚軍隊。分布直魯豫四省邊境。知其名爲防備南軍。實則監視皖派。使其不能有所動作。若不趁其分布未定。暗中行動。則直系得勢。皖系必遭失敗。况吳佩孚之分布軍隊。雖出大總統命令。而事前未與合肥接洽。其輕視合肥。亦已太甚。是以樹錚對於此舉。更復銜恨切骨。遂卽星夜進京。欲勒逼總統。解決此事。樹錚抵京之後。默察情形。見各方面形勢險惡。吳佩孚軍隊。已分布就緒。津漢路線。悉入吳軍之手。決難善罷甘休。於是調兵派將。所有西北軍。邊防軍。亦皆布滿要隘。以備抵禦。大有自由行動。不聽政府命令之勢。而直皖之政爭。乃日高一尺。非調和所能奏效矣。

### 調停無效

吳佩孚駐兵豫境。徐樹錚調動軍隊。兩派紛爭。有日趨破裂。不可收拾之象。徐東海乃電召奉直蘇三省督軍來京。調停政爭。由參陸辦公處連電三省。三省忽言來京。忽言不來。迄無確耗。直至六月十八日。忽有張作霖啓程來京之報告。蓋張作霖自得東海電召。本欲卽行來京。祇以啓程之前。尙須籌備一切。至十九日。始能到京。抵京之後。面見東海。力任調人。主張首先解決內閣問題。東海合肥亦均贊同其言。惟曹錕尙無來京之耗。不知其意若何。張作霖乃親赴保定。與曹面商。曹卽集合各省代表。舉行會議。提出六條辦法。(一)解散安福部。(二)撤換三總長。(三)靳氏復職。(四)撤換議和代表。(五)徐樹錚免職。(六)邊防軍歸部管理。張作霖對於六條辦法。嫌其過分嚴酷。遂酌量刪改。帶往北京。與當局磋商。樹錚聞保定會議條件。已交張作霖帶至北京。欲仍用其靈活運動之手段。暗中往見張作霖。願獻金錢五百萬爲壽。一俟大局平定。決意竭力報之。張作霖知其反覆無常。對於所言。不置可否。樹錚知運動無效。乃

與安福黨員開會籌議抵制之法。決定三總長必不自行辭職。至不得已時。司法可以舍去。財政交通兩部。爲黨費關係。萬難讓步。倘至勢將決裂。由樹錚激動合肥。出面對抗。西北邊防兩軍。則預先調集。以備不得已時。卽行開戰。李思浩曾毓雋兩人。則担任戰費。無論何宗款項。凡爲財政交通兩部。可以權力提取者。皆提入黨中。以防開戰時經濟支絀。無處籌畫。會議既定。樹錚以爲手續完備。諸事妥貼。一任調人如何解勸。均不加以許可。而調停乃歸無效。張作霖不得不驟然出京矣。

### 免職命令

張作霖對於直皖之爭。已與東海合肥。屢開談判。參酌保定會議之六條辦法。除靳氏辭職。三長出閣。已不成問題。解散安福部。有礙合肥面子。決定作罷。和會代表。亦暫不撤換。惟徐樹錚免職一事。保定方面持之甚力。張作霖周旋數日。見樹錚態度強硬。形勢日趨險惡。卽命備車出京。聽其決裂。東海竭力挽留。

一面下令准靳氏辭職。一面命張作霖進行樹錚解職問題。而吳佩孚宣言。非取消籌邊使不可。如有反對。決先解散新國會。且謠傳吳軍已開抵長辛店。預備戰爭矣。東海乃舉行特別會議。其結果。西北軍決用部令改歸部轄。西北司令即行撤消。徐樹錚開去籌邊使。改任將軍。遣缺令李垣護理。散會後。由公府擬定命令。發交閣員副署。三令同時頒下。而樹錚於命令發表之後。不甘退讓。乃積極備戰矣。

積極備戰

徐樹錚免職命令既下。乃與安福三閣員密議曰。今事已決裂。非與直軍決一勝負不可。入手第一事。須籌備戰費。此事全仗三位。若行軍開戰。則歸我担任。曾毓雋聞言。即自告奮勇。一力担承。樹錚見戰費已有着落。乃退至私宅。召集近畿各師長。討論計劃。決定派出五師。以備戰爭。以曲同豐所部邊防軍第一師爲第一綫。劉詢所部第十五師爲第二綫。陳文運所部邊防軍第三師爲第

三綫李進才第十三師爲第四綫魏宗瀚第九師爲第五綫命交通部轉飭京漢路局速備專車以便輸送且與某國協商與以助力并預備飛機暗助攻擊此種消息傳出之後京中大起恐慌鈔票跌落各要人家眷紛紛出京箱籠什物觸目皆是與昔年張勳復辟合肥討逆時之情形絕無稍異云

### 激怒合肥

徐樹錚既已積極備戰欲使合肥出面乃可以上制總統下令軍隊以收全功因思此老秉性耿直必激之使怒乃可獲其效力於是亟往面見合肥曰樹錚之借外債練軍隊者皆爲鞏固督辦之勢力與地位耳今總統助直系以排皖之職以排皖系皖系去而督辦孤立無援矣樹錚一身本如草芥死不足惜其如督辦數十年之威名三造共和之勛績悉付諸東流何乎言已放聲大哭合肥對於樹錚之免職本不介意今爲所激勃然怒曰吾與東海交誼非淺故與

河間同時下野。俾得選爲總統。孰意絕不顧念交情。竟出此無禮之舉動。彼既不仁。我亦何妨不義。乃奮袂而起。召集諸要人。開一特別會議。與全體閣員。分呈總統。要求懲辦曹吳。總統恐此令一下。惹起曹吳之反對。頗有難色。樹錚見總統不允懲辦曹吳。遂親率衛隊。圍困公府。勒逼總統。速下懲辦之令。並令人往告總統曰。懲辦之令。候至翌日不下者。則琉璃河一帶。當於後日上午開戰。總統處於重圍之中。不得已允其所請。下令開去吳佩孚第三師師長之職。並褫奪陸軍中將原官。及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曹銀則革職留任。此令既下。樹錚復慫恿合肥。逼迫總統下討伐令。總統大怒。謂元首可以不爲。此令決不能下。樹錚見總統決不肯下討伐令。遂往面合肥曰。事至今日。直系與皖系。其勢不能並存。先於人者制人。後於人者制於人。西北邊防兩軍。軍械既足。兵又勇敢。復得某國人之援助。以督辦之威名勢力臨之。直軍安能抵抗。總統雖不下討伐令。督辦又何妨自由行動乎。時不可失。願督辦速起圖之。合肥爲

其所惑。亟調西北邊防兩軍。及原有各師。分路進兵。名曰定國軍。而以段芝貴爲總司令。徐樹錚爲總參謀。具呈總統。與直軍開戰。雖總統命靳雲鵬張懷芝諸人出而調停。往來於保定團河之間。再三排解。終無效力。而直皖之戰爭。乃開始矣。

### 戰爭狀況

徐樹錚激怒合肥。遂三路進兵。與直軍開戰。其戰爭之狀況。錄之於下。

楊村之戰 楊村爲直軍東路之陣綫。曹錕率第四混成旅。及李殿榮所部之第二混成旅。與守備隊二十營。駐紮於此。西北軍宋子楊。李如璋。及魏宗瀚之九師。由張梁莊北極店進攻。以野戰炮向直軍攻擊。直軍乃節節退後。至夜間三時。曹錕親赴前敵。向西北軍反攻。乘勢下急攻。令西北軍不能敵。向後退却。直軍奮力追擊。天將拂曉。追過楊村以北。占領張莊等處。雖西北軍援隊繼至。復將張莊奪回。然死傷已不計其數矣。



涿州之戰。涿州爲直軍西路之戰綫。十四日爲邊防軍第一師所占領。十六夜一時直軍蕭耀南率第三混成旅。龔漢治率第一補充旅。合力進攻。邊防軍前綫潰退。彭壽華復以第三補充旅攻其右方。奉軍攻其左方。第三混成旅則攻其前方。邊防軍爲其包圍。死傷者不可勝計矣。

琉璃河之戰。邊防軍在琉璃河猛攻直軍。直軍以其來勢頗銳。向後退避。至高牌店左右。忽揮軍反攻。吳佩孚躬率一旅。攻其左翼。而邊防軍第一師之某團。又發生誤會。向邊防十五師正面攻擊。於是直軍乘勢包圍。除一部逃回北京外。餘皆棄械投降。直軍雖獲全勢。然傷亡亦不少也。

自此次戰事發生。以此三處最爲激烈。西北邊防兩軍敗後。遂失其戰鬪力。不復能與直軍抵抗矣。

### 兵敗潛逃

直皖之戰。以兵力強盛。器械精利。論直軍萬不能與徐樹錚抗。其所以能戰勝

者則以得奉軍之援助而西北邊防軍之將士又皆深明大義不肯與直軍殘殺而爲一人爭私利此曹吳所以能一往直前如人無人之境也然徐樹錚致敗之原因猶不僅在於此也樹錚之大本營在於北京分東西兩路進戰西路以曲同豐主之與吳佩孚抵敵東路則樹錚親自指揮與奉軍對敵樹錚深恨奉軍欲以一戰滅之故兵力皆厚集於東路詎知失策卽在於此蓋樹錚非特不能戰勝奉軍卽使一戰而勝而有天津間隔其中因外交之關係決不能長驅入奉是奉軍已立於有勝無敗之地位至於西路則曲同豐本非吳佩孚敵手加以輕敵深入中其左右夾攻之計一戰而曲氏投降全軍覆沒固其宜也西路旣敗東路軍心搖動遂大敗而退戰鬪之力盡失樹錚猶不甘心欲思整軍再戰乃親率一隊自往西路抵禦曹吳而以東路全權付於段芝貴適段芝貴烟癮大發欲回京過癮遂不戰而退匆匆逃走而東路之軍大潰樹錚西路之軍又遭大敗知大勢已去不急遁走且有性命之憂於是置身飛機欲遁往

蒙古招集殘兵。捲土重來。遂向西北駛去。孰意半途落下。爲某都統所截回。祇得回駛至距京數十里之某村。徐徐落下。鄉人不知爲誰。樹錚亦不敢以實言相告。欲遁往他方。則京奉京漢均在敵人範圍以內。萬難飛越而過。惟有與鄉人婉商。借得農人衣服。逃回北京。歸其私寓。以探聽外面之風聲而已。

藏身使館

徐樹錚逃回北京私寓。聞知外面風聲甚緊。直軍已提出懲辦罪魁條件。舊日同黨早已各尋生路。如烏獸散。寓中奴僕亦已逃走一空。景象蕭條。不堪寓目。回思昔日繁華。不知已歸何處。既悲且懼。手足無措。而懲辦十罪魁之命令已下。及調查罪魁之姓名。知己爲第一名。二爲交通總長曾毓雋。三爲財政總長李思浩。四爲司法總長朱深。五爲京漢路局長丁士源。六爲衛戍總司令段芝貴。七爲大理院長姚震。八爲司法次長姚國楨。九爲參議院秘書長梁鴻志。十爲安福部司庫王郅隆。段合肥則念其前功。姑置不議。十罪魁則皆嚴密緝拿。

樹錚聞之。知私寓必難存身。乃將家眷等移居東交民巷。欲藉外人勢力以爲庇護。孰意英美各使開會集議。不認此次罪魁爲政治犯。下令驅逐。不准容留。樹錚不得已往求某使。懇其收留。某國本與樹錚訂有賣國條約。見其窮而來歸。遂任其藏身使館。尤爲保護。各罪魁亦皆大出保險金。託庇於某使宇下。而某使館遂爲逋逃藪矣。



# 附錄徐樹錚軼事

徐樹錚愚弄師長

樹錚幼年頑皮非常。恆遭師長之責罰。思有以報之。師固窮酸。口腹是圖。凡學生有遺食物於桌上者。師必取而嘗之。樹錚知其然也。卽藉此以行其報復之策。樹錚之母喜吸青條水烟。購烟既歸。必將其末篩去。樹錚代母篩烟。積聚青條烟末甚多。乃以包酥糖之紙。將烟末放入。仿酥糖模樣包之。攜入塾中。置諸書案。至晚放學。故意遺忘於案。師之爲人最喜食糖。見而大悅。不暇審視。急取食之。詎意入口之後。辣乃無比。忙卽吐出。而烟末黏着口舌。勢已將徧。急以清水漱之。連漱三次。猶未清淨。及將包中之物。詳細看視。方知爲青條烟末。翌日。樹錚入塾。師詢其何故。以青條之末包入紙中。樹錚對曰。學生以鼠子甚多。書籍用品。皆爲嚙損。故攜青條烟末以斃鼠子。師聞其言。默無一語。私幸烟末雖已入口。未嘗咽入腹內。老命尙可保全。否則不堪設想矣。樹錚幼年。奸滑刻毒。

已竟如是得志之後無所不爲又何怪乎。

徐樹錚戀愛香妃

香妃爲樹錚之愛妾。樹錚姬妾雖多。香妃最爲所愛。當直軍大勝。形勢無可挽回之時。樹錚逃回北京。將其家族送往東交民巷。託庇外人宇下。而汽車祇有一乘。家口衆多。雖以盡載。樹錚傳命僕役擇緊要之人先行送去。車將開行。妻妾紛紛爭先上車。而香妃及第三愛妾名小鳳者。未及上車。樹錚知之。不勝大怒。命將汽車從速追回。僕答以車已去遠。不能追趕。樹錚忿怒非凡。卽出手槍擊之。幸未擊中。得以乘間逃脫。迨前車既返。樹錚復欲擊死車夫。以謝香妃及小鳳。車夫伏地然曰。府中惟小人能開汽車。小人果死。誰能救兩夫人出險哉。樹錚始恍言大悟。命其速載兩位夫人前去。再行歸來。搬運物件。車夫知其勢敗。遂一去不返。樹錚此時逃命尙且不暇。安能追究之乎。

徐樹錚居喪宴會

樹錚之母。因病而亡。樹錚告假返里。貴人之往弔者。不計其數。總長總理及各省督軍省長。皆派代表往祭。所收弔禮。爲祭幛挽聯等類。張掛幾無隙地。皆有諸要人之頭銜焜耀於上。樹錚欲借此誇耀鄉里。每日備辦盛筵。徧請縉紳及鄉先生輩。歡呼暢飲。一若家有慶祝事者。酒至半酣。則邀請衆人。往觀各件。評論高下。凡赴席者。皆趨炎附勢之流。見祭幛挽聯。皆貴人所贈。不禁嘖嘖稱羨。其富貴榮華。而莫敢議其居喪宴會之非也。

### 徐樹錚逢迎合肥

徐樹錚得爲合肥所信任。至於言聽計從者。厥因甚多。而以善於逢迎爲最要之原因。蓋樹錚之諂事合肥。不啻兒女之事其父母。且不特對於合肥一人。曲意承迎。卽對於合肥家中之人。亦莫不奉迎恐後。樹錚自合肥任江北提督時。卽追隨左右。合肥視之。不啻家人。故合肥府中。樹錚得以出入自由。於是運用其靈妙之手段。交歡合肥之家人。合肥家教極嚴。婦女不許輕至外面。其家人



欲買物件。必借手於僕役。僕役則故昂其值。於中取利。而所購之物。又往往不能如意。惟託樹錚購物。則無不如意。而價值又復低廉。故合肥家中之人。倚之如左右手。悉在合肥之前。稱其才能。是此日漸信任。竟至於言聽計從矣。惟合肥之僕役。則恨其代購物件。悉能實價。使彼輩不能於中取利。且忌其見信於合肥也。欲中傷之。而又不得其隙。故呼之曰段公子。以洩其憤。樹錚知僕役之恨已也。乃以重金要結之。而段公子之名稱始取消焉。

徐樹錚黑夜遇盜

徐樹錚貪得無厭。揮霍甚豪。所得之賣國金錢。非作纏頭之費。卽爲賭博之資。故金錢出入。雖有數十萬數千萬之巨。而囊中恆空乏如洗。不得不大開賄賂之門。以救燃眉之急。其爲陸軍次長時。因購軍械。私吞巨款。夜間欲捏造報銷。獨坐書室。握管凝思。忽聞巨聲陡起。白刃如雪。矗立案上。刃下壓一小筒。不知從何而來。樹錚驚悸欲絕。伏案半日。不敢舉首。後以不見動靜。始取小筒視之。

見有草書一行曰。汝侵吞巨款。取財非義。余攜去以賑貧苦。如敢多言。卽取汝首。末具大刀黃三四字。樹錚急視皮篋。而日間侵吞之巨款。已杳如黃鶴。不知何時爲人取去矣。樹錚一夜未眠。次日到部。思欲偵緝此盜。又恐其來取己之首級。祇得忍氣吞聲。自認悔氣而已。

### 徐樹錚作壽斂財

徐樹錚濫嫖狂賭。一擲千金。當爲陸軍次長。國務院秘書長時。於某俱樂部中。作長夜之豪賭。至天方破曉。樹錚已輸一百餘萬之巨款。樹錚斯時。勢燄赫赫。炙手可熱。一百餘萬之金錢。雖不難立時償清。然欲爲捲土重來之計。則非另設他法不可。方徘徊無策之際。忽聞人以刺入告。曰。某督辭行還任。樹錚知某督銅山金穴。家本富豪。心有所觸。面呈喜色。急命請入第三會客室。閹人應命。延某督入樹錚私室。有會客室二。普通之客入第一室。顯達之客入第二室。特別之客。或有緊要事者。始入第三室。某督固深知之者。今見其延入第三室。疑

有要事相告。故鄭重出之也。及抵第三室。樹錚已降階相迎。攜手而入。某督知樹錚平日倨傲非凡。今對於己如此謙恭。不覺滿腹狐疑。蓋料其必有請求矣。乃樹錚與之縱談嫖賭等事。絕口不道政務。歷時既久。某督不復能耐。因起立曰。弟今日前來拜謁。因明日啓程回任。一則辭行。二則請示機宜。樹錚曰。總理前日命弟待兄赴任有期。預往報告。今兄於明日榮行。弟又適遇賤誕。家人爲弟稱觴。吾兄赴任之事。祇得遲日再往告知總理矣。某督未知總理有何意旨。急轉口曰。欣逢華誕。弟當躬自慶祝。明日暫不啓程。樹錚曰。弟之賤辰。外面均未知悉。兄亟於莅任。安敢挽留。某督聞言。已知其意。遂告辭而出。爲之徧發知啓。使北京官員。皆送禮物。爲之稱觴。於是樹錚所獲不下數十萬金。足遂其呼廬喝雉之豪興矣。

徐樹錚需索外任

徐樹錚兼國務院秘書長。用人之權。操諸掌握。凡督軍省長之入覲者。必量其

缺之美惡。地之肥瘠。任意需索。有如其意者。則多方留難。使之不能回任。外任之人。皆畏其勢。不得不分其搜括而得之。民脂民膏。以爲之壽。而樹錚之揮霍。乃無窮時。一日。某督入覲。樹錚向之需索二百萬金。某督不允。樹錚銜之。卽譖於合肥曰。某督對於公府。頗致殷勤。而對於吾師。絕無敬意。若聽其回任。則兵柄在握。與公府聯絡。必不利於吾師。何不留京任用。削其兵權。免致縱虎歸山。自貽伊戚。合肥深然其言。乃提出閣議。將某督留京任用。案已通過。尙未發表。某閣員與某督爲兒女親家。未知合肥留某督於京。不放出外之意。急探其左右。始知爲樹錚所捉弄。乃往告某督曰。君以何事開罪樹錚。而有留京任用之閣議乎。某督愕然曰。是殆二百萬金爲祟也。遂以樹錚需索之事。及己之不肯允許。一一告之。且請教轉旋之策。某閣員曰。君何祇惜金錢。而不顧勢力耶。須知有勢力。卽有金錢。區區二百萬之數。何足惜哉。爲今之計。速照數饋之。當有轉旋之望也。某督無奈。乃以二百萬金獻之。而三日之後。改授某某爲某省

督軍之議案。提出於閣議席上矣。其勢力亦僅矣哉。

徐樹錚之媚外

徐樹錚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故其主張以親日爲宗旨。平日常謂人曰。某國與吾國。眞可謂親善矣。輸軍用品也。貸大借款也。凡吾國之急難。莫不施以援助。其交誼可謂厚矣。而吾國之人民。不知感其恩意。動輒與之爲難。使二國之感情。日趨險惡。而某國人尙以大度爲懷。不與吾較。其情誼之厚。不可及矣。吾安得不媚之乎。其親日之意。如此其堅。故爲陸軍次長時。曾有一可笑之事。傳播人口。有某軍官者。以事往謁總長。合肥以政務繁冗。凡到部謁見者。皆委樹錚接待。樹錚問傳達之人。來者狀貌若何。其人曰。身體矮小。狀似東洋人。樹錚正以某事與某國交涉。疑爲某國人來見。急躬自出迎。攜手入內。某軍官見樹錚之優禮相待也。不解其故。樹錚以其未帶繙譯。恐不懂中國言語。乃與之言曰。某軍官至此。始知其誤會。急鞠躬言曰。部屬以欠發餉銀。已將三月之

久奉某督之命。特至鈞部。請發餉項。樹錚聞言。面帶怒容。大聲斥曰。既來請餉。何不早言。余公事甚忙。安能與汝周旋。明日往見某司長可也。語竟。恨恨而入。某軍官則唯唯而退。此事遂宣布於外。傳爲笑柄云。

### 徐樹錚妄自尊大

徐樹錚自冒陳毅之功。取消外蒙獨立以後。自以爲功勛蓋世。宜有特別尊崇。於是對於籌邊使之官塔體制。要求政府加以尊崇。政府因其防邊略有微勞。於其要求。雖未應許。亦未駁斥。而樹錚則從此而後。野心更甚。非特輕視他人。卽於合肥。亦不若昔時之逢迎矣。籌邊使設置之初。樹錚謂邊防督辦與己之官塔。不相上下。故來往之公文。敵體平行。絕不謙讓。合肥之屬下。皆惡其妄自尊大。思有以處置之。適值有事會議。主辦其事者。藉此以侮弄之。於會議席上。標明各人之坐次。左爲邊使。右爲督辦。其餘則以官塔之大小。而爲坐位之次序。入座之時。樹錚見己之坐位。列於合肥對面。儼然敵體。不便就坐。衆人皆已

入席。惟樹錚立於案側。左右不可進退。兩難而合肥又不命之入坐。不得已移其位。作斜形。曲身向上而坐。迨會議既畢。詢問何人主持會事。其人至前自認曰。小人見籌邊使與督辦來往公文。皆用敵體。則坐位亦宜不分高下。始見體制之尊崇。况以籌邊之殊勛。與督辦相較。亦無上下床之區別。對於坐位。又何疑乎。樹錚以其諛己也。非特不之罪。且獎其能辦事焉。其妄自尊大如此。

徐樹錚之防邊趣談

徐樹錚防邊之時。有傳其塞外之事者。錄二則以見其狂妄。樹錚居塞外。嘗單騎出游。迷失歸路。大吟黃河遠上白雲間之句。以自遣。適有營兵來。促其返寨。樹錚怒其打斷詩興。營兵曰。此地殊危險。將軍不可逗遛。特來保護回營。樹錚以其輕己也。愈益忿怒。拔劍斬之。及日暮。尙不得歸路。始悔曰。吾不殺此人。何至如此。因策馬信步而行。幸復遇營兵。始導之歸。樹錚最喜飲葡萄酒。出塞之時。挾酒同行。因謂人曰。吾飲葡萄酒多矣。然尙未在塞外飲過。今者帶酒出塞。

正合唐人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之詩意。吾當大酌美酒。命胡婦彈琵琶。醉臥沙場。死亦無憾矣。其狂妄如此。

### 徐樹錚受制於小鳳

徐樹錚有愛妾三人。小鳳入門最後。思有以挾制樹錚而獨專寵愛。然以新來之人。欲與舊人爭寵。頗非易事。因思樹錚爲合肥信人。國家政事。外交關係。皆在其一人掌握。倘對於國政外交之秘謀。皆能參與其間。更爲之籌畫一切。出奇制勝。則樹錚可以任我播弄。不患不獨擅寵愛矣。然樹錚性極縝密。所有秘謀。絕不漏洩。每逢閣議歸來。必邀心腹黨人。入密室聚談。所議何事。外間不可得知。卽各人之心愛僕役。亦屏諸門外。不使入內。小鳳知其有不可告人之隱。乃暗雇工匠。於密室中造一複壁。使小婢潛伏於內。倘有密議。靜心密識。歸而告之。於是樹錚之一舉一動。皆爲所悉。然後出其手段。破壞其謀。樹錚以密謀之事。皆爲小鳳所識。破疑而詢之。小鳳曰。吾幼得仙傳。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凡



遇他人之陰謀私事。屈指一算。莫不盡知。君輩所爲。安能瞞我。樹錚曰。卿既知之。何必破壞我事。小鳳曰。君視吾爲外人。不肯告吾。吾故破壞之。如事事皆與吾謀。則非特不行破壞。且可有益於君。君自擇之可也。於是樹錚所有機密之事。皆謀之小鳳。而小鳳因得以挾制樹錚矣。

### 徐樹錚之販米

某國屢遭荒年。上有飢饉之色。下有死亡之憂。因運動我國之賣國官僚。接濟米糧。然運米出洋。有干政令。雖欲暗中接濟。亦屬愛莫能助。小鳳得某國人之運動。且知販米可坐收厚利也。因說樹錚曰。君所恃爲外援者。以何國之交誼爲最厚。樹錚曰。以交誼言。當推某國爲最小。小鳳曰。君既知之。則宜有以報之。今某國患米荒。其勢岌岌。全國上下。有性命之憂。君將何以助之。樹錚曰。欲助某國。除販米出口。別無他策。然販米一事。爲全國人民所反對。事機不密。全國人民必指爲賣國奴矣。小鳳曰。君之所以能有此勢力者。賴某國爲外援也。君能

販米以濟之。則可以結好於某國。而勢力可以永保矣。且以某國與人民相比較。孰強孰弱乎。開罪於人民。不妨臨之以兵。壓之以威。開罪於某國。君將何以自保耶。况販米出洋。不特結好某國。且可大獲其利。君宜乘此時機。派人往各省收買米糧。託言採辦軍米。運至北方。然後陸續出口。運至某國。則彼必感君之恩。而盡力助君矣。一舉而兩善皆備。君何樂而不爲乎。樹錚聞之。喜不勝言。遂如其策。販米出洋。一般賣國官僚。正以無法運米。徒呼負負。忽見徐樹錚有此舉動。乃一鬨而起。爭先販米。而全國人民大受其害矣。

### 徐樹錚之奢侈

徐樹錚出身寒微。家本貧困。然生性奢豪。視金錢如糞土。絕不顧惜。及得志之後。濫嫖狂賭。一擲千萬。又復組織安福部。收買政客。乃恃借債爲生活。回扣佣金。取入私囊。指顧之間。百萬立集。故揮霍益復奢豪。家中器具。悉以金玉爲之。鑲以珠寶。嵌以鑽石。飲食則海味山珍。羅立滿案。無下箸處。雖何曾之日食萬

錢不足比擬。甚且以花露水注入枯池。使池水滿溢。而令姬人沐浴於中。一浴之費。亦須百金。其奢侈爲何如乎。直皖未開戰以前。樹錚以銅床鐵床不足誇耀於人。乃自出心裁。製一銀床。四周雕花。工緻無比。上嵌鑽石。大小數百顆。旁鑲珠寶。不知其數。光彩耀目奪睛。使人不能正視。夜間一室洞明。可以無事燈燭。樹錚喜之不勝。嘗誦冰簟銀床夢不成之句。誇張於人。曰。古人所吟之詩。不過託諸理想。未必真有其物。吾今真能有之。直可壓倒古人矣。聞者退而歎曰。小徐不久必敗矣。冰簟銀床之句。何等淒涼。何等愁慘。而小徐仿其意。以製銀床。方且得意忘言。驕奢淫逸。莫此爲甚。雖欲不敗。其可得乎。未幾。直皖戰爭。果遭大敗。全軍覆沒。幾至性命不保。幸遁入某使館。以延殘喘。而昔日之富貴。不知何往矣。奢侈無度者。其亦知所戒乎。

徐樹錚性喜吟詩

前清遺老。如樊樊山。易實甫。諸公。皆以詩文自鳴。流風所被。一時之人。皆以風

雅相尙。自託名流。文酒之會。詩詞唱和。殆無虛日。樹錚亦與其列。故雖政潮迭起。事務繁冗。而吟詠不廢。每逢星期之日。或公事之餘。必至陶然亭中央公園等處。分題拈韻。流連詩酒。然樊易諸公所作多香豔之什。而樹錚則高自位置。以杜老爲依歸。自命爲中流砥柱。將欲獨挽狂瀾。然人微言輕。究不能突出於樊易諸公之上也。

### 徐樹錚尊重文士

徐樹錚酷愛文字。其吟詩則主學杜。其論古文則主桐城派。嘗言中國文字。除姚叔節外。餘皆不足道。而對於文士名流。尤加尊重。林琴南先生爲當代文學大家。寄跡京師。賣文鬻畫。以自給。嘗集前清遺老。作文酒之會。又於傭書之餘。集徒講學。往聽者一任其自然。樹錚敬佩先生之學識。每逢先生登壇講學。必往傾聽。惟先生略帶閩音。樹錚雖悉心靜聽。亦難明瞭。深以爲恨。適國務院書記某君亦往聽講。樹錚知其爲閩人。遂倩某君爲之繙譯。故每逢聽講。必與某

君偕往焉。又有同鄉某落魄京師，不能返里，託人向樹錚婉言請助。樹錚曰：吾同鄉甚多，若開此例，濟不勝濟矣。遂力拒之。後聞某爲文士，卽令其以所爲詩文呈閱，一覽之下，大爲贊賞，立出五百金，助其備辦行裝，始得還鄉。其尊重文士如此。有張某者，湘垣人，狂士也，善吟詠，能文章，好酒使氣，目空一切，人皆目爲怪癖，無敢親近之者。樹錚聞其名，使人召之。張曰：古者賢主禮賢，尙不敢召，區區一籌邊使，便欲召賢士耶？因唾來使之面，不顧而入。樹錚得使者之回報，瞿然言曰：是吾過也。急命汽車親往迎之。張曰：籌邊使親至吾寓，殆欲吾一臨貴府也。然吾平生安步以當車，今與汝攜手同行，可乎？樹錚允之。於是攜手徒步而歸。待以上客，加以殊禮。恭身問曰：先生將何以教我？張笑曰：籌邊使欲博禮賢下士之名，老朽今日此舉，已傳播人口矣。豈欲名得名，如願以償，而心尙不足耶？老朽野狂成性，若處君家，不啻鳥入樊籠。今日此舉，已足以報君矣。乞賜回寓，以遂其樂，可也。樹錚知不可留，欲命汽車送之。張曰：無須此，我徒步來。

仍以徒步去耳語竟不辭而行揚長而去樹錚目送之曰真狂士也。

### 徐樹錚之學畫

徐樹錚善作詩文兼工書法惟於繪畫一道未嘗學習深以爲憾及林琴南先生講學京師樹錚從之遊見其詩文書畫無所不能樹錚羨之請於先生欲學繪事先生曰書與畫名雖不同理則一耳君善書法但於書法中求之果能融會貫通自知畫法苟不能貫通其理雖學亦無益也樹錚言下大悟乃放胆作畫果然落筆如有神助於是復精繪事惟於酒酣耳熱興會淋漓之時偶一爲之不肯輕於落筆嘗作一長幅山水層巒疊嶂遠樹含烟見之者疑爲黃山谷真蹟焉。

### 徐樹錚之學習技擊

徐樹錚少喜拳術惟家境困難不能從師學習及留學日本醉心日化凡中國之技術皆鄙棄而不屑爲故對於拳術亦遺忘已久一日偶至游藝場見日本

人之獻藝者。其刀劍拳術。皆中國派也。乃大驚曰。日本人亦學習中國藝術耶。同游者告之曰。刀劍拳術。以中國爲最。日本之所以強悍者。皆竊我國之餘緒也。惜乎國人不真愛惜。反失真傳耳。樹錚至此。始知中國技擊。爲全球冠。於是去其鄙棄之心。急欲學習技擊。留心攷察。見留學生中。有精拳術者。必深相結納。求其傳授。樹錚少時。本於刀劍技擊。略加學習。惟不得名師傳授。故難成就。今有同學指導。又復盡心練習。不數年而盡得其術。歸國之後。與人比較。雖有名之拳師。亦非其敵。惜所爲不正。具此有用之才。不能爲國家出力。反爲國家之害。人之趨向。可不慎乎。

徐樹錚精於圍棋

徐樹錚文章詩賦。刀劍拳術。無所不能。獨於畫法圍棋。未嘗學習。自以爲才有短長。不能兼全。已於藝術。事事皆精。畫法圍棋。宜付缺如。不必再事學習。後遇林琴南先生。見其工于繪事。遂盡力學畫。又因合肥酷嗜圍棋。日與門客。手拈

碎玉落子錚錚然。卽眉飛色舞。萬事都忘。因欲迎合其意。卽從師學習。樹錚固聰穎絕倫者。不數月。其藝已成。技在合肥之上。然技藝雖精。而與合肥對奕。則不敢盡其能事。恆假敗以博合肥之歡笑。合肥之於圍棋。固所深喜。見樹錚思路頗高。實爲奕中能手。今與己奕。反斂手退避。不斤斤於勝負。而顧全一己之體面。謂其深知進退。益加寵愛。故樹錚竟能言聽計從。爲合肥第一信任之人。樹錚知合肥性情好勝。一局罷後。如獲全勝。則欣喜非凡。苟有所求。莫不立允。乃故意讓之。乘其興會淋漓之際。從容進言。每有所求。無不如意。人第知其爲合肥之信人。而不知其工於揣摩。一至於此。嗚呼。徐樹錚誠有用之人哉。惜其不歸於正耳。

### 徐樹錚之侍姬

徐樹錚姬妾甚衆。而以入門之先後爲次序。故有大姨二姨三姨之區別。三姨卽小鳳也。惟小鳳因與聞秘密。最爲寵愛。二姨卽香妃。其寵愛亦不亞于小鳳。



惟不得參與秘密耳。其餘諸姬則使其各執一事以聽自己之使令。故有司書司衣司飲食司賓客等種種名稱。而命大姨管理之。侍姬中有口才便給語言敏捷者。得樹錚之允許。可以代表樹錚與賓客談論。往往有賓客謁見樹錚。與其侍姬對談。而受其窘迫者。故賓客往謁樹錚。甚懼其侍姬焉。司書亦樹錚信任之侍姬。始得充當。蓋一切公文信件。皆歸其掌管。故權柄頗重。往往聯絡僕役。招權納賄。改易公文。樹錚惟俟其擬稿成時。略一瀏覽。是以司書之侍姬得以上下其手。雖完全改易。樹錚亦不能知也。

徐樹錚之家庭

徐樹錚治家極嚴。對於侍姬僕婢。皆訂有規條。各使遵守。苟有違犯規條者。重責不貸。故家庭中。除香妃小鳳二人以外。莫不畏之如虎。嘗謂人曰。吾軍人也。身統數十萬大軍。尙欲發號施令。莫予敢違。苟不得治其家。安能治軍旅乎。故家中之一舉一動。皆從軍法。一日。樹錚晝寢于書室中。一婢侍立帳前。適有

心愛之僕。入內稟事。見樹錚熟臥床上。小婢侍立床前。姿首頗佳。殊饒風韻。僕遂與之勾搭。情話纏綿。正在得意。詎知樹錚午夢已醒。見其所爲。勃然大怒。立傳僕役。捆縛二人。已則升坐廳事。審問一過。卽命斬訖。僕役不敢有違。鋼刀一舉。此一對可憐蟲。已身首異處矣。樹錚旣斬二人。命以首級傳示內外。如有不遵規條者。均視此例。於是內而侍姬婢女。外而僕役廝養。莫不驚魂失魄。手足無措。自此之後。每逢樹錚傳呼。悉驚懼戰慄。面無人色。蓋視其主人。不啻殺人之魔王。食人之虎豹矣。其殘酷爲何如哉。

### 徐樹錚以人命爲兒戲

徐樹錚嘗與小鳳坐摩托車遊三貝子花園。駛至西直門。有一小兒。年約七八齡。正在道中嬉戲。車如飛風掣電而來。一時不及趨避。將小兒撞斃。樹錚命車夫從速開駛。不可停留。小鳳不以其行爲然。立命停止駛行。樹錚急止之曰。卿毋然。此種事情。北京途中一日之間。不知出若干件。彼等自不小心。甘送性命。

置諸不問。可矣。小鳳曰：君等生性殘酷，視人命爲兒戲，固不足怪。吾今在此，目擊其事，安能忍乎？車不停者，吾將以身殉之矣。語竟，向車外作欲躍下狀。樹錚急止之，命速停車。車既停，距肇事之地已數十里。小鳳命開至其地，見一老婦抱小兒之尸，號哭不已。小鳳喚老婦至車前，問小兒爲汝何人。老婦答曰：此爲余之孫兒。余之兒媳均已去世，惟餘小孫與余朝夕相伴。今忽爲汽車撞死，老婦伶仃孤苦，更無後望，亦惟一死而已。言訖，悲傷不已。小鳳曰：汝無過悲，汝孫已死，不能復活，哭亦無益。汝境况艱難，吾當加以照拂，令汝衣食無憂。乃呼警察，告以小兒致死之由，出銀元十枚，命爲收殮。又以二百金付老婦，作爲養贍之資。老婦叩謝而去。小鳳始與樹錚開車往三貝子花園游玩云。

徐樹錚藏身使館之狀況

第一批罪魁除李思浩外，其餘九人悉遁入日本使館附屬之兵營。由日使加以保護，九人之待遇，以徐樹錚段芝貴爲最優，免其繳費。曾毓雋王郅隆次之。

每人每日繳費五十元。此外則待如僕隸。而繳費則同。身體之自由。又極有限。制除所居之院落外。不得外行一步。彼此過從。須先得日本軍官之允許。談話時。且有軍官監視。而筆記於簿。日呈高級軍官檢視。一日。徐樹錚與段芝貴談話。初甚相得。繼及直皖戰爭。兩路失敗之事。樹錚謂段芝貴畏蒞無能。致遭失敗。段芝貴不服。與之口角。因大罵不已。日本軍官彈壓不住。因命軍士以鎗柄擊段芝貴數十下。扶之而去。遂不准二人再行談話矣。梁鴻志曾毓雋談話之時。偶用福建土語。遂爲軍士所掌頰。至於所居之室。則皆湫隘無比。不合衛生。有鴉片烟癮者。每日打嗎啡針。每針須洋三元。故曾毓雋丁士源王郅隆三人。面目恇怯。已失人狀。而丁士源且已臥床不起矣。徐樹錚伏處其中。懊恨不已。常詈日人。全無心肝。昔當米荒之時。苟無我販米接濟。則通國之人。早已餓死。今我以失勢來歸。竟與罪囚一體相待。直可謂忘恩負義。全無心肝矣。然此項言語。又不敢爲日本兵士所聽見。惟獨自一人。口中喃喃。竟類瘋狂。有時則高

聲毀罵曹張吳三人。謂此後若能保全性命。重見天日。必將曹吳張三人。獲住。碎尸萬段。以洩此恨。又詈東海老奸巨滑。欲爲總統之時。則百依百順。迨總統到手。便反面無情。縱容直派。與我作對。倘若再有得志之日。亦不寬貸。每晚安睡之時。則思其愛妾小鳳。謂其逃走之後。未知身在何處。以彼身體柔弱。如花如玉之姿。何能受此困苦。今生殆無會面之日矣。思至此。輒放聲痛哭。而不知身處他人勢力之下。日本軍士。惡其噪鬧。乃告知軍官。禁止其哭泣。且謂如不從命令。卽以軍法從事。決不寬容。樹錚此時。並其言論哭泣之自由。亦復失却。始追悔從前之所作所爲。然已無及矣。至於第二批之罪魁。有逃入日本兵營者。則並奴隸牛馬不如矣。賣國賊結果若此。後之人可以知所戒矣。

中央國史編輯社廣告

段祺瑞正傳

段氏爲民國要人凡三組內閣  
 三造共和對於政潮皆當首衝  
 其生平歷史如促成共和反對  
 帝制復辟討逆參加歐戰皆於  
 民國大有關係惟果於自信排  
 除異己挾制政府袒護安福乃  
 其短處本書對於段氏一生事  
 跡備載靡遺末編復搜集其生  
 平軼事從實登載尤饒趣味當  
 亦閱者所樂聞也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三版

徐樹錚正傳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編輯者 中央國史編輯社

校對者 中央國史編輯社

印行者 中央國史編輯社

發行者 中央國史編輯社

分發行 神州書局

各省發行所

廣東北京  
 開封

上海長沙  
 江西漢口

神州書局

# 馮玉祥歷史

模

範

軍

人

民國肇造。十有一年。猶復南北分裂。戰禍頻仍者。皆由軍閥跋扈所致也。而馮玉祥雖爲軍人。獨能篤信宗教。謹慎自持。實爲武人中不可多見者。外人稱爲模範軍人。殆非虛語。本編敘其政績軼事。詳盡無遺。且復據實直書。絕無虛構。誠爲信史。欲知馮玉祥歷史者。當先觀爲快也。全書一冊。定價二角。

吳佩孚正傳

吳將軍佩孚爲提倡國民大會之偉人。其生平行誼及言論風采。爲全國人民所欽仰。本社將其事跡自幼年起至征討安福部止彙集成書。分爲三編。末附書牘。文電以公於世。想欽佩吳將軍者。當以先觀爲快也。洋裝一厚冊。定價四角。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87B



250/100